

■工友情怀



“田螺姑娘”

□赵闻迪文 / 图

“田螺姑娘”的真名叫田甜，这个外号的由来还有一段小插曲呢！

事情要从今年春天说起。一天上班，班长兴冲冲地跟我们说：“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，咱们班要进新人啦！等会儿我到部门主任那里打听情况，希望人事科能分给咱们一个小伙子，毕竟，像扳阀门、筛水泥、码样品这样的体力活儿还是小伙子干比较好。”我们点头说是。谁知过了一会儿班长回来了，失望地说：“人事科分来的新人是个女孩子。”朱大姐插嘴道：“现在的女孩子都是娇生惯养长大的……”班长的表情更凝重了。

几天后，我们正在开班前会，部门主任领着一个穿吊带连衣裙、纤瘦白净的女孩走进来：“我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位是田甜，华东电力大学毕业的高材生。”我打量着她的披肩长发、精致妆容和涂着蔻丹的指甲，心想打扮得这么讲究，能受得了工厂的环境和整天穿工作服、劳保鞋吗？

班长安排我带新人熟悉环境。我带她去劳保库领个人用品。路上，我跟她说：“以后，早晨一到班里就换上工作服、劳保鞋，头发不能披散着，得盘起来塞进安全帽里，耳环、项链和戒指上班时最好不要戴。”她“嗯”了一声。

接下来，我拟好《新员工培训方案》跟大家讨论修改，然后带田甜到现场熟悉设备。有一天，我给田甜出《安全技术问答》试卷时有道题拿不准，去问朱大姐。朱大姐却悄悄跟我说：“小赵啊，我听说这个小田家境蛮好的，又是重点大学的高材生，她能安心待在工厂里？说不准也像车工班那个大学生一样，干一阵子就跳槽了。你天天带她上现场，还给她出这么多题目，她要是耐烦呢？”我一愣，觉得朱大姐讲得有道理。

过了几天，田甜问我：“赵姐，你怎么不带我上现场了？”我一时语塞，过了会儿才说：

“我怕你累着。”她爽朗地笑道：“不累呀！那么多机器和管道跟我在书本上学的不完全一样，我得尽快熟悉起来，不然怎么上岗工作呀！”我挺感动的，心想是不是误解了她。

渐渐地，我发现田甜一点都不娇气，每次上现场她都抢着背工具箱和取样桶，不管走多远路也不叫累；爬到高处或蹲到管道下面开阀门、抄数据之类的活儿，她抢着干。我们公认最讨厌的活儿是筛水泥，那筛子有一口地锅那么大，筛时需双臂伸直，上下颠动，不一会儿就腰酸手疼了，而且水泥粉尘到处乱飘，糊得满头满身都是，和着汗液粘在皮肤上很难受。一袋水泥筛完，白衣服就变成灰衣服了。刚开始，我以为田甜那么爱打扮的人肯定不乐意干这种又脏又累的活儿，就没跟她提。我筛水泥时她站在旁边看了几次，主动跟我说让她筛一下试试，没想到她筛得又快又好。后来，不用班长操心，她就提前把水泥筛好装到备用桶里了。班长高兴地说：“小田这姑娘，干活又勤快又有眼色。”

取设备扇叶上的附着物也是个“难活儿”，取样的人得戴着厚重的帆布手套一点点刮扇叶，一站就是两个多小时，脚都站得生疼。扇叶周围温度高、噪音大，夏季更是酷热难当，我们受不了时还要抱怨几句，田甜却从未抱怨过。看着纤瘦的她站在巨大的扇叶旁，工作服被汗水浸透了，白皙的瓜子脸热得通红，额头缀满汗珠，我不由得感叹：“田甜，真没想到你是个吃苦耐劳的人。”她抿着嘴一笑：“跟师傅们比还差得远呢！”

我从现场回到班组就累得不想动弹了，田甜却像有使不完的劲儿似的，拖地、抹桌子、倒垃圾、烧开水……非得把屋子收拾整洁才坐下来歇口气。有她在，我们班组总是窗明几净的。

漂亮、勤快、脾气好、又姓田，久而久之，大家就叫她“田螺姑娘”啦！

学堂追忆

□冯天军

我8岁上小学，小学在本村度过，碍于教学条件的限制，一三年级一个教室，二四年级一个教室。教我们的老师先给一个年级讲完，布置好作业，然后再给另一个年级讲。这样很容易分散精力，互相影响，可是，在当时也没有办法。

除了课堂的这种教学外，还要参加生产队的一些劳动。到了种花生的季节，我们帮助生产队剥花生，那个年代穷，我们边剥花生，边满足口欲，这样却引起了生产队长外号“麻老虎”的注意，于是他想出了一个“鬼主意”，先把花生放在人尿中浸泡，然后再让我们剥，在口欲被剥夺的情况之下，我们愤愤不平，自然干起活来也怠慢了许多，有些把持不住的仍然照吃不误。那是以学为主兼学别样的年代，没有几天一检测，一月一大考，没有书山题海。劳动和实践成了学生不可或缺的重要课堂，因此，在小学阶段就学会了很多的农活。

转眼到了初中的年龄，离开了村小，去了另一个村的初中，离家三里地，都要回家吃饭。第一个学期刚开始，我们没有教室，只好天当屋、地当椅，冬天

围着太阳转，夏天围着树荫转。后来，大队七凑八帮盖起了几间教室，我们总算有了学习的着落。初中阶段的学习，仍然边学习边劳动，割草、拣粪、帮生产队干应急活是我们必修的功课。印象最深的是上学路途中的艰苦，那时的夏天仿佛雨量特别大，隔三差五就要遇到阴雨天气。上学或者放学，遇到这种天气是最遭罪的，三里地的路程，全是羊肠小道的泥泞路，为了保护好父亲让修鞋匠用废车胎给我做的凉鞋，不至于拔掉鞋带，我只好手提凉鞋，光着脚丫，一步步地艰难行走。头顶上是雷雨交加，脚下咯得生疼发麻，脚板被硬物划破是经常的事，到家已经被淋了个落汤鸡。冬天刺骨的寒风把母亲给做的小棉袄吹透，把头上的棉帽掀翻。现在想来，虽然艰苦了些，但是锻炼了体格，磨练了意志。

后来，上了高中过上了住校的生活，三十多个人一个宿舍，以水泥地面当床，把家中捎来用麦秸打的席子铺在上面，寒冬腊月，宿舍的门像饥饿的嘴巴，冷风不分方向地往里钻。我们瑟缩在一床被子之下，度过严冬。一



本专栏持续征稿
欢迎您踊跃投稿
投稿邮箱:ldwbgh@126.com

周两次回家拿饭，都是徒步走，吃煎饼、就咸菜、喝清水，那时候，没有人不招虱子的，周日回家，先要用尽各种办法消灭虱子。就这样，度过了两年的高中生活。

现在，学习条件和那个年代无法相比，教育逐步走向优质均衡，小班化，上下学有专车接送，教室里有空调，冬暖夏凉，餐厅、宿舍、各种教学设备一应俱全，这都是改革开放40年带来的教育变化，带来的最大的民生红利。

■独家连载

■三线军工建设尘封记忆 工会网上工作通俗演义 ■劳动模范家国情怀 网络社会世相百态

造化同工

(小说) □关明

变成了“妇（副）联”。

起初南川市本来也是准备采用“班子进工会”模式，只是在运作过程中出了点意外。市人大开会时，屯安县委书记卫步青被补选为副主任，并准备兼任市总工会主席。谁知道他椅子还没有坐热，中央来了新精神，在贫困县担任主要领导职务的干部，在全面脱贫之前一律不得提拔调动。这一来卫步青只好又返回到屯安县，继续当县委书记。

这么一来，工会这边也没有了合适人选，市里就让宣怀民继续担任工会主席。因为闹了这么一出儿，宣怀民目前还没有成为“妇联”的一员，而且成为唯一有望进班子的“正官”种子选手。

在回来的路上，省总工会常务副主席呼维民与宣怀民同行，他对宣怀民说：“抓住有利时机，争取更大进步。”宣怀民笑了，对呼维民说：“算了吧！这么大年纪，还进步个啥。”呼维民说：“现在全省就剩下你一个正职工会主席了。你一定要干出个样子来，这不仅是给你争位子，也是在给朔方省总工会争面子。”

宣怀民的身上一下子担起了为工会组织争光的重任，一时间还有些不太适应。他说：“卫步青离开以后，惦记这位置的人多着呢，比如市财政局长胡秋高，就两眼放光，志在必得。你看前

几天送温暖资金被人克扣之后，他那副幸灾乐祸的样子。”

呼维民说：“既然已经走到这一步了，以后你还是要多操心。人努力，天帮忙。你不主动努力，天都没有办法帮你。”

宣怀民开玩笑说：“这可不像您的一贯风格。”

呼维民说：“从现在开始，到明年这个时候，对你来说是关键时期。你的年龄刚好赶上，七上八下，你懂的。”

宣怀民明白，到明年人大换届，他的年龄刚好在提名线上，如果能进入人大班子，就还能接着再干三年，如果进不去，就只能等一年后退二线了。

呼维民说：“所以说，这一年你既要稳住局面，又要打开局面。在新的形势下，工会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和挑战，你要注重研究新情况新问题，抓出几项亮点工作来，到时候省总也好帮你说话。”

宣怀民就说：“随缘吧，其实我心里挺想早点退休。干了一辈子，现在快到期了，我不想当石匠干硬活了，只想当好一个泥瓦匠，把这一摊子抹平，不要出事、鼓包。”

呼维民说：“在岗一分钟、尽职六十秒，小车不倒只管推。我们是党的干部，只要还干一天，就要好好干。”

(连载10)

■征稿启事

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？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？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？如果有，那就用笔写下来，给我们投稿吧。